



松石齋集 三



松心齋集卷之八目錄

敘一

管子書敘

韓非子書敘

四川鄉試錄敘

代

山東鄉試錄後敘

代

武舉錄敘

南游漫稿敘

吳少君續詩集敘



靈洞山房詩集敘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敘

櫻寧王先生續集敘

刻東坡先生志林敘

雪夜暮歸詩卷敘

南都同年會約小敘

講院會錄小敘

松石齋集卷之八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風敘一

管子書敘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予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為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

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予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旣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

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旣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管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在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

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勿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考其說所謂叅國爲三軍者卽五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竝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脩甲兵而大國亦將脩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曾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

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

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強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

未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非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予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韓非子書敘

予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歎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捍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旣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略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厲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



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  
合之利則匿其恐喝之迹雖其揣摩馳騫務出  
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  
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  
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  
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  
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  
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讐諸侯而快其  
志非訐激其辭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關遊士之

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  
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與李斯師  
事荀卿斯自視以爲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  
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  
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揜俗非之  
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  
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  
斯方以遏黨與絕異趨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  
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而虞其有

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  
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醞釀鬱  
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  
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  
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繼踵卿相夫昭王之明  
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所願  
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爲  
天下笑者雎當秦之益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  
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

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  
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  
之主乃欲自奮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  
哉太史公蓋悲非之爲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  
予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  
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  
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  
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  
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

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予以爲彼盡紕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爲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玉姦劫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四川鄉試錄敘

代

皇上御極之四年丙子四川當大比士巡按御史某代前御史某行部寔監臨其事先期則馳幣四方聘文學官某某爲考試官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某官某某監試則某官某某御史旣以率百執事相與悉飭而後從事乃合提學副使其所選士若干有奇遵故事鎖院三試得七十人次其名氏及文之雋者謹籍以獻臣猥以職事宜敘首簡臣往嘗讀蜀紀言蜀固僻

陋由開明以前未曉文字漢文翁始修起學舍  
招延弟子於時士民乃稍自厲飭至王裒爲益  
州作中和樂職宣布三詩令依鹿鳴聲歌之以  
宣風化一時才士如長卿淵雲者間起輩出摛  
詞挾藻精耀華燭卒能使蜀大重若是者豈非  
教之使然耶始臣之浮灑瀕溯沱潛而至也得  
周覽其形勝蜀蓋四塞爲固沃野千里而其中  
所謂廓靈關包玉壘岷峨滙波袞斜綰轂瓌瑞  
豐蔚之狀莫可名數夫山川之氣盤鬱而舒必

且洩之人文以協昌明之會由斯以談蜀靈秀  
本甲天下乃所產才僅僅如漢所稱二三子者  
將由地之靈乃爾抑士之束於教然也臣以此  
則歎士生斯時漸靡之無術令宏碩之才僅委  
於詞賦小道也我 國家運際熙洽 列聖紹  
休文教旁魄邇浹者游原迴濶者泳沫彬彬乎  
以程較自昔且什百於漢矣 主上以冲齡嗣  
大位首嚮意文學嘉惠賢雋海內之士卽阻深  
疏逖莫不聲附景從爭自磨濯思一躡風雲以

自効於尺寸矧蜀故聞於文學而尤重泳沐於  
聖化者哉某今者得徧閱諸士所爲文大都囊  
包衆美春容不窳藉令長卿數子授簡而談不  
過於此矣乃主上方勤思乎道德而經緯乎  
仁義禮樂之用諸士子卽幸以文進顧所以効  
之用而塞今日之求者則豈徒顚顚競詞采藻  
麗爲也臣又按圖記蜀界西南於位爲輿坤坤  
之象爲文爲臣二臣位其爻曰直方大是所以  
應黃裳之君者惟取於直內方外而其文則含

之爲地道之光而已以今天下士習稍競於文  
矣卽其所論說非不人人當於名實然至其操  
行則或外獵修姱之名而中實包伏姦譎苟以  
規竊富貴游徼榮寵如是亦何所貴於文亦何  
以稱於臣道而不負乎主上所求也主上右  
文隆化超軼往古臣以爲卽得士如漢猶化理  
之薄而報稱之不厚也此亦士之過矣儻其徒  
飾籠替之言以自售其恣睢之行是臣等以非  
材進上無以宣主上作成之化而下使山川

亦且蒙詬於靈秀臣等又安所逃罪乎故由前  
言之臣猶耻士之爲長卿淵雲也由後言之臣  
乃懼士之不得爲長卿淵雲矣諸士子宜何處  
焉是役也巡撫四川都御史某某綏靜西土弘  
闡教化某官某某或先時綜畫或臨事贊襄皆  
有勞於斯舉某官某某以使事至某官某某以  
入 賀行亦與觀乎斯事之成者法得竝書云

山東鄉試錄後敘

代作

今上之七年己卯山東復當選士於鄉旣定其

可舉者且爲錄以 獻而臣以職事宜敘未簡  
乃颺言曰夫世所稱學聖人之道者不重經術  
哉山東故齊魯地也昔者孔子當周之衰悼道  
之鬱滯於是論次六經而折衷百家之旨一時  
羣弟子涉六藝以教咸遵夫子之業而潤飾之  
秦項之際蓋稍陵夷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  
也漢興諸儒始得一修其經藝雖原遠未分然  
當時所稱爲大師宿儒者大抵皆產山東高者  
援經傳義坐論廟堂若董江都公孫丞相其最

著矣次則專門名家自濟南生而下轉相授受更數十世不失膚寸至抱以謀王斷國亦兢兢不敢自謬於師說蓋信之精而用之一如此彼其服習既久則趨嚮自醇亦所漸靡者近也故自漢而上儒者獨以經術顯名當世斌斌然兼有其文質矣我高皇帝之興原本聖學詔取士一用經術盡罷去唐宋博學宏詞等科行之既二百餘年文教翔洽洋溢方外卽阻深仄塞之地莫不懷鉛握槧爭自拂飾以冀幸於一遇

乃東人士歲所藉而獻者以視異時文學高第不啻什百章縫家誦法孔子端弁帶而說經義自謂較兩漢且奕奕過之然以今載籍所傳其能爲國家建樹鴻業標顯令望自二三耆碩所可考見者於漢不能無遜美焉此其故何也天下方日驚於文矣齊魯之士不勝其質而務出於澶漫奇離者以窮之往往剽其外郭而昧其中扃故經術之說幾爲天下用而不足齊魯乃以其故竭蹶而趨噦心而語蓋至於徂往失

守亦終莫幸而至焉此不勝天下也夫傳久而  
僞則知者正之譌甚而亂殺則知者止之以觀今  
日臣以爲東人士宜易而反其本初則幾矣  
主上崇儒右文嚮用經學間歲輒發 明詔申  
布功令孳孳以通經適用爲務要以剗剔浮僞  
而彰顯道術甚盛舉也諸士業以奉承德音知  
上意所嚮而又思其鄉先聖賢所以勸學明教  
爲天下先者不顯在屬施虛詞文美而實不効  
也則奈何忘其所宗本而浸淫於文致令兩漢

諸儒獨擅奚於前聞也哉諸士子今以經術進  
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而論藉令諸士効  
一官而比一職其勤已以務施端意以明旨出  
入不悖所闡者視漢儒不知何如也諸士懋勉  
哉毋使天下謂經術非齊魯之故焉可矣臣故  
於諸士之始進願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如  
此云

武舉錄敘

萬曆丙戌秋復當大比武士大司馬集所舉郡



國材官諸勇略者按故事校步騎射中式復策以儒臣上命臣用賢侍讀臣訥往試以籌略而都給事中臣廷相臣九思郎中臣一禎臣之屏寔分校之臣自惟愚戇無足齒數幸上不忘使過拔之廢棄中令得陪侍從今年春禮部貢舉士臣既濫竽其間惟是淺陋不足奉任使用惴惴懼乃茲復越俎而任所弗習臣益懼命之辱則與當事諸臣奉頌所申飭意旨夙夜慎矢校技與辭堪備將帥材者遵制拔一百

人籍奏臣謹序首簡臣伏謂國家設文武科取士甚大備矣文雖少右然武士中格者卽秉羽仗鉞垂金緋樹旌鼓是可立建奇勳幾封侯之業然而世尠名將何也噫此特例舉耳武士亦自解曰武重於開創今趣文法樞筦之吏自大將軍下不止半鄰席令有太公苴武衛霍輩卑之班演昂之守陴障爾故皆媮學士語握鉛槧而薄勳猷蓋朝廷威靈燁赫北除邊關南進寶琛方內外晏如無所事兵革故也然一

烽羽動上下倉皇緩急徵將或稱乏材矣豈曩  
所試技與辭率沿例多頑詬統袴者乎何將之  
不中見也夫黃金臺故在也買駿骨則千里馬  
畢至今漁陽之突騎與羽林諸伙飛容容無所  
倚良家子有弄弓矢蟠鞍馬者吏目爲武犯禁  
忠勇之士撫劔顧白日銷鈍雄氣咄咄自悲孰  
謂雲臺之後頓眇大將而屠釣之間遽亡猛士  
哉亦時方注意於文所養未素所求未真耳夫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而爲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皇上英明  
冠絕神武布昭華夷寧謐億萬年稱無事然上  
切淵猷占風觀象宵旰乾乾遼左數劄虜奏功  
不惜封拜金縉思深哉頃關河之西白馬之津  
饑氓奪糈 上亟憂之至煩 詔書申督將帥  
嚴防禦廩廩不忘牧圉而試適當期復 詔精  
延攬弘敷奏庶幾與南宮士等以養若彼以求  
若此士其奮臂而呼風雲豈復卑卑自解臣比  
閱三試果孰輕重技重則詘謀謀重則詘技技

已中之臣則權辭而審謀者也然則比翰較菟亦若文學篇耶又豈專其智而辭之略哉春秋名將如樂毅劇辛操觚管而至今豔之茲入穀者果祇跣跣科頭已歟臣閱辭度其心之忠與氣之雄者錄之心忠謀必深氣雄略必遠急可備呼吸驅使若徒攻纖詞縱陰謀而刻薄少恩豈足福哉茲諸士以騎穀則俱躡甲洞札之良以辭則義形慷慨而忠披肝膽卽未効之用而能已見矣顧諸士平日所扼腕欲銘旂常激天

壤者念何以自快不可滅者名也不可失者時也不可輕而孤者主恩也捐身忘私忠臣之精志摧陷廓清壯士之盛節士當其奮於立功卽蹈奇歷險愈足見奇況主上直以清夷警慮建威於未萌諸士直以雍容坐籌厭難於不戰之地哉臣以此敢信諸士之辭果足以効用於他日無負也天下固稱六經之治最重矣觀上所嚮意武固未始少詘焉士奈何卑卑自解也馬之逸同一千金一五百金千金者足無塵

也後矢劈前矢弦勁而發者神也士絕塵而神發卽奮起行間中興諸將突優之矣臣又何懼乎諸士幸勉之知是舉者尚書臣佳胤左侍郎臣星同知是舉者定國公臣文璧恭順侯臣繼爵泰寧侯臣良弼臨淮侯臣言恭伏羌伯臣登成山伯臣應龍左侍郎臣應乾右侍郎臣廩監試御史臣允登臣養心餘百執事皆得以例書

南游漫稿敘

用游漫稿者今中丞蕭公允修居間署所賦詩

若記也署枕滁南奧區其地坦迤紆鬱崇岡迴伏長川映帶瑯琊諸山在焉故宋學士歐陽永叔嘗所憩而樂者其西南則醉翁豐樂諸亭環而列焉蓋自渡江已北其山水之名勝莫過於滁士大夫之爲南北遊者率就而假息以一寄其登望之樂予生自結髮而神游寤寐於其間久矣歲之甲申蕭公由奉常卿遷爲南太僕其秋予適以使事至滁公因命巾車導予游諸山中相與翳嘉林俯危石徘徊指顧公從酒間輒

數南滁諸景得於杖履所及者凡爲詩若干篇  
記若干首酒酣則又輒隨指所向相與歌一二  
章予雖不能一一歷覽其勝然而蒼翠隱顯綺  
綰繡錯若與詩歌之藻麗相爲應和也其傳景  
陳意若開林霏而挾風霜也其撫今追昔若會  
山林禽鳥之樂而與六一公揖讓乎几席之間  
也予然後知君子之心苟有以自適則夷險一  
致而喧寂齊觀故昔之人或蹈海居夷而志樂  
棲遲或披裘帶索而歌出金石彼直以寓形須

臾搏冥控地何適非我泊然自脫於世俗所謂  
悲愉厭羨之外無入而不自得如此也蕭公曩  
嘗觀給事中以言事忤時會琉球國請封當使  
同曹郎畏險以計請去公慨然將命涉驚濤巨  
浪者萬餘里三年而始歸所見海外諸幽遐蒐  
瑣事無不以入篇咏公嘗言當至彼國時颶風  
大起舟瀉蕩幾覆獨擁被唵嘯不輟其出而爲  
卿於茲土也蓋亦所謂棄朝右而適於莽蒼冥  
寞之鄉者乃公獨以寬閒自適方且鯁鯁焉日

釐校馬政勾稽芻牧而其暇則又以追逐巖壑  
爲事若日不足夫公起家滇南其形勝甲天下  
而又騁目於大荒窮徼之濱宜其於山水飫聞  
而習見也公之於此乃能窮勝躡幽若與山澤  
好奇之士爭一丘一壑之長以自爲愉快此非  
其志有所定而物不能移者又孰能游四海之  
外而憂樂無變於已齊大小之故而得喪無動  
其中哉公今者晉爲南中丞矣南都古所稱佳  
麗而中丞地望尊顯繼自今公且有奠安 國

本之責其紆畫獻納當有銘鼎彝而勒旂常者  
又不獨在詞賦之工足以盡公已也予不佞濫  
竽館下操筆以俟請敘公他日之功烈云

吳少君續詩集敘

金華山人吳少君氏先有集刻樵李予嘗聞王  
敬美評少君五言詩淒清幽宛擅極工苦足稱  
長城蓋已心識少君已而少君遊敝邑客友人  
孫齊之所余因識少君少君數過予談詩其所  
服膺盛唐諸名家及誦說近世名能詩者皆務

掇其菁藻不逐凡體余益心服其精久之意有所不合拂衣去後十餘年余官白下少君自四明山中襍被從一奚奴走數百里訪余署中少君蒼然髮且變矣而其攻詩愈益甚盡解橐中所藏詩數百篇授余余稍爲刪定刻其可傳者百八十餘首少君又謂余必子序者庶幾可信來世夫聲詩之道其本在性情其妙在神解其傳景會意恒超於學問語言之外然而匠心獨詣超契溟滓者多發於羈旅草野之人而得之

怨懟悱惻之語昌黎有云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彼士旣自放山澤往往獨立於情慮之表不蒙世之緇垢而巖觀川遊行歌坐嘯又得以其暇發舒性靈之所獨得故其爲詩離羣睨俗使讀者變蹕慘慄感慨却顧而不能自已然後可以言隱者之詩也少君性故奇僻獨好佳山水家故饒貲中歲妻子死遂盡棄其產更購古法書名畫携以遊江湖間搜抉珍怪卽凌斷谿絕壑以必致爲快嘗踰天台石梁採萬

歲藤幾犯虎豹過谷亭市中以數縑易一大瓠  
摩挲鑪錫置暗室發光幾以爲神物一夕碎盜  
手抱而泣者累日吳中好事者爲作破瓢詩相  
唁至數十章遊鴈宕樂其奇峻絕糧取啖蘆菹  
四十日猶不返常所居掃地焚香讀離騷莊周  
爾雅茶經諸書略涉大旨不關記誦縉紳先生  
慕其義或有邀致者所與言皆泉石間事商確  
詩句不蹈名利一語迨老益困數僦居僧寺塵  
取具饘粥而已其托跡愈晦而其寄思愈遠少

君嘗自謂生平所注嚮獨孟襄陽故其學不務  
博而孤愁窈眇動求真適幾窺襄陽堂奧晚更  
慕韋應物集中多擬韋詩其高潔寡欲亦幾似  
之以予所覩記今世之稱山人者口崖壑而心  
城市放利自資肩相摩於道也少君乃能棲遯  
巖谷獨保其素微少君山澤幾無人後世有讀  
少君之詩者亦可以知少君之不受氛垢超然  
絕俗矣少君名孺子晚號懶和尚又曰玄鐵道人



靈洞山房詩集敘

古君子必有離世絕俗之慕然後視天下之富貴不足以爲吾之重輕而可以養其靜虛純明之體故喧寂不易其常悲愉無改其素其或進而居巖廊之上雖至於都將相歷華臚而吾悠然之思嘗運於物表故足以應天下而有餘卽退而就藪澤處閒曠其心益安而無事則可以盡世態物情之變雖一旦舉而納之紛華波蕩而吾不因屬厭而有所移故江湖廊廟昔人謂

出與處蓋一心而彼之徒湛尚於寂莫顛冥於富貴者固不與於此也學士潑陽趙先生起制科上第持方守中見忤柄臣嘗出爲廣左臬司棄官隱金華山中日選勝於泉石而追逐之得今所謂靈洞山者築室以居攄幽發粹亦日與之娛而澹然其自適也已而起官南中數遷爲天官侍郎尊顯矣先生時時念故所釣游處輒低回慨憶又數數譚其林居盛事能使人樂而忘其老久之則以一編畀不佞賢曰此吾所紀

於茲山之勝及四方賢豪嘗過吾廬而追賦其勝者也子數志於林麓其爲我序之吾且携以當臥遊焉賢退而詠歌其詞不自知其身之徜徉於白雲紫霞間目動神飛而因以窺先生之志果能超於富貴之外也今世士人一或坎壈於時往往矯迹棲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徼時之幸遂不勝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響之或及視以爲不祥而去之矣先生當放逐日能棲遲嘉遯不萌怨懟之心故方公貴在日

月之際而澄懷觀道猶不廢山林之思斯非不受氛垢而無易慮於富貴者豈足與於此哉宋儒蘇子瞻作醉白堂記謂以韓魏公之勳名終身有美於樂天而不以其所有自多歐陽永叔思穎詩序方欲乞身於強健之時而無媿其踐言之晚兩君子當國家樞筦之地宜其劬勩不足而其所思乃常在山水園池之間此所以能薄富貴齊得喪運功名於天下而恒有餘裕也不佞於先生之是編蓋亦謂其有醉白思穎之

心哉因書其端以歸之先生不知亦有當於先生否耶

張孟奇廣陵懷古詩敘之端

羅浮張子孟奇質茂初齡業隆弱冠自乙酉之歲挾策赴公車試已而再不得志於有司棲遲吳會間乃更逾宣歙遵秦淮徘徊廣陵最久尋江都之廢宅追中散之餘聲眺陳隋之遺迹訪煙花之故墟揆奇獵異咀華納靈於是疊意迴舒新詞振起發揮造化之微抉摘江山之秘凡

爲小序十二篇篇系以詩考古務覈其義敷辭必類其情清愁素豔綺韻繁思足使長吉失步而子安變色固一時之雋也孟奇間出示予予爲三復累日昔子長發奇於縱遊太白標靈於攜句古之詞人未有不法景曜而開文章者乃若燕公謫居思加悽惋右丞棲遯句益妍秀斯又得助江山非徒見情篇籍者矣孟奇雖少阨於世然緇塵軒冕羈轡宇宙其胸中蓋吞若雲夢者八九故能騁意於優逸抒藻於偃仰奴僕

杜不齊集 卷之八  
風騷牢籠奇怪聊希子長之志庶幾太白之風  
昔人謂名教樂地無非得駿之場信夫孟奇之  
詩非窮而工者也孟奇自此奮矣

櫻寧王先生續集敘

文章之道其要統具於六經自孔子既歿諸弟  
子各以其微言奧義散而之於列國其精者爲  
論說辨難所以闡發其幽深粗者爲訓詁箋釋  
所以演繹其意旨而散見者爲紀述敘載施之  
政事託之諷詠雜出於歌謠稗瑣文之用雖極

於不可紀然其原本六經而發揮道德其旨則  
一而已漢唐以文名家者何可指數當其折衷  
羣言博求約取憂憂乎用心苦矣及其肆於詞  
而闡於著作邴邴乎其信今而必傳後者有一  
不賅於六經者乎言不出於經固道之所不載  
道所不載言不可法於來世矣自晚宋迄於今  
日儒者或顯爲名理之說始薄文章以爲雕繪  
不足飾直取六經之糟粕稍抽其緒而率然出  
之病於才之不入則逃之性命以自便苦於法

之難工則託之毋庸障吾理而掩其拙以爲高  
不知六經非聖人之文耶彼聖人抱其根源而  
播之述作固未嘗廢文也於是豪傑之士起而  
厭其文之衰以爲非一洗而盡規之先秦西京  
之盛則終不足以振其弊而還之古仡仡焉非  
遷固之法不以涉思非秦漢之故實不以共採  
掇至其意有所馳騫而入於冥心玄解者非莊  
列之奇瑰不以關於論議此復古之功真足超  
駕一時而凌軼千古矣迨其末流規擬之過則

乾強而寡味標剝旣深則玄虛而鮮自得之旨  
蓋昔者之病病在訓經而忘法今者之病病在  
務陳言之去而遺六經之精蘊二者俱弊然而  
經術之亡則華實之辨弊固有所重矣臨海櫻  
寧王先生蚤歲發聞自舉制科歷官少司寇垂  
三十餘年中所更驅馳內外及籌畫厝注日且  
不給而先生沉潛乎六籍泛濫乎百家抽英擷  
粹不遺餘力今退而處山林者復十餘年矣道  
日益以尊而文日益以富先生前是有集行世

乃冢嗣水部公復哀先生自行塞諸疏及歸田  
所論著通得八卷既梓成使使抵用賢俾敘末  
簡賢最淺陋惡能言文亦惡敢知先生第以居  
平所考論於諸名家者揣摩以窺先生蓋已苞  
秦漢之雄古極名理之精深雖指事傳意無所  
不該求一言之不本於六經而背馳於道者亦  
鮮矣不佞蓋謂先生以經術爲文章故近世作  
者所未敢望其藩籬至先生勳名之炳耀於天  
下者又能以文章而兼功業之用則世之所以

窺先生者豈徒盡於斯文已哉

刻東坡先生志林小敘

東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紀元祐紹聖二十年中  
所身歷事其間或名臣勳業或治朝政教或地  
理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仙伎術片語單詞諧  
謔縱浪無不畢具而其生平遷謫流離之苦顛  
危困厄之狀亦旣略備然而襟期寥廓風流輝  
映雖當羣口見嫉投荒瀕死之日而灑然有以  
自適其適固有不爲形骸彼我死死然就拘束

者矣余友湯君雲孫博學好古其文詞甚類長  
公嘗手錄是編刻未竟而會病卒予子琦美因  
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爲校定訛譌得數百  
言庶幾湯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當時其趨  
趨於世途鞿縛於窮愁者亦略可見云

雪夜暮歸詩卷敘

予爲諸生時與杜子庸號莫逆交子庸每過予  
數言其尊人懷親杜隱君孝行淳至蓋平生之  
所拮据而營者孜孜悄悄生極奉養之勤死極

斂葬之備惟二親之事是力耳則每爲之動色  
咨慨萬曆丁亥予來官南雍明年子庸自上林  
丞遷上元主簿又數過從譚極懽庚寅冬予被  
命改官且行矣子庸乃出示其家藏雪夜暮歸  
卷謀託之梓而屬不佞一言爲序子庸故文太  
史徵仲高弟其圖風雪中獨行狀一撫卷猶可  
想見當時隱君僵凍饑號之苦及讀彭先生孔  
嘉記其事甚詳乃知孝弟之至信可通神明鬼  
神之隨類而感亦若陰佑於至德而克顯斯應

者非偶然也隱君始甚自秘不欲誦言後吳中  
好事者爭言其孝遂至盛傳至二先生爲之圖  
記諸名卿士爲之歌咏而其事益不可掩夫孝  
誠幽達神且爲見異矣况諸君子有世道之責  
則夫宣延德美觀示後祀宜其侈言之而不已  
也子庸又謂予言此卷先爲蜀人毛檢討先生  
持去幾十餘年不返一旦從蜀賈客携至毛先  
生題其端謂曩不知胡然而留今不知胡然而  
返雖子庸亦幾以爲不可復得矣豈鬼神又有

意其間不欲使隱君事終湮沒不稱也哉子庸  
刻而傳之是亦孝子不泯其親之意歟隱君名  
遵字守之子庸名大中詩凡若干首其刻成以  
某年某日後有續而和之者虛其左以俟

### 南都同年會約小敘

我辛未同年之官南都者舊有會約一篇始自  
駕部郎管登之後十餘年遷敘旣多而升沉亦  
異皆散而之四方今其聚者落落十餘人耳乃  
或者拘牽名位則燕見不修束扼微文則鴈行



莫問凡我兄弟蓋漫然猶途之人矣不佞賢亦  
屢歎焉而迄無以挽其流也庚寅秋仲太常顧  
兄韋所來慨此弊習之日深將友誼之益遠稍  
更次舊約列爲四條示我諸兄弟共相敦守大  
都申重情好脫略勢利期於經久可行不隨俗  
作汎交態自取疎薄之嫌也旣成而命用賢明  
著斯義夫古未有同年之稱自唐宋以進士設  
科遂有此名其交誼之重歷千餘年不變矣宋  
蘇子瞻氏詩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可想見其當

時往來情契之厚不減家人父子獨唐李深之  
謂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於情何有言若疎  
外然深之作相日遇猜主疑其舉用爲私故有  
是言至其後隨才任使又未嘗引避於同年深  
之固非自處以薄道者若平居出入相侍慶弔  
相通杯酒相對自當以子瞻氏爲法安得以一  
日之通塞忘百年之義分哉 本朝前輩於同  
年誼最厚卽身歿已久而子孫猶有蒙庇者况  
在當日乎余所覽前輩三十年事於今日判若

淵霄抑不知時運之流耶抑人心之不古相矜以勢相趨以利溺於敝習而莫知挽耶太常兄此舉余謂深得古義不佞且願我諸兄弟事事師古則於情之所當厚者自不忍處於薄矣諸兄弟其勿以利語忽之

講院會錄小敘

文章小技耳至今之所謂制義則束之以傳註而限之以程式尤稱靡焉故宏博之士稍藉此媒科第輒謝去耻言之邇來海內爭言秦漢剽

剝史遷莊周無遺或掇其影響傳之義又其甚者至拾老佛剩語抑割附會而聾聵之徒傳相矜詡謬以爲盡掩前修而獨擅後美其究乃使經學盡廢聖賢之精微先儒之講明顧視以爲糟粕煨燼一時文詞之弊幾如晦菴氏所稱文妖經賊而人心士風亦因以日競於華巧靡薄詭於正而不自知其爲非矣余官南雍慨然有矯俗之意內自慚道德闕於躬修而經術淺陋槩乎不足以爲人師則日取制義家言羣六

館士分而課之亦時時操鉛槧繩削其間既數  
閱月則始之浮剽者漸以夷而實譎誕者漸以  
醇而飭幽渺而雜出於二氏之荒唐者亦漸根  
極於吾儒之切要洋洋灑灑可觀也蓋庶幾於  
少變焉而會太宗伯所條上正文體諸事且頒  
示天下以舉業正式一書然後士人益知上  
意所嚮往且以信余向之所論說者爲不誣也  
乃取丁亥秋迄於戊子五月所試講院士得數  
十餘人拔其文之不甚詭於禁令者得百二十

首命工鈔梓廣示學官弟子卽不敢望彷彿太  
宗伯所評許如先正文恪瞿文懿唐中丞兩  
三公亦或使諸士子知一時剽剝附離之非因  
之漸反於正且使天下後世無謂以制義取士  
而更得其靡如此也則余之所潤飾科條者亦  
庶幾藉以少釋其媿云

松石齋集卷之八 終

王父外壘文續唐中丞兩  
不學宮策子唱不類望方將太

松石齋集卷之九目錄

叙二

梧桐岡稿叙

麻城劉氏族譜叙

東岡劉氏新修族譜叙

具慶長春詩叙

奉送大宗伯履菴萬先生予告歸宜興

叙代

送吳汝容之任河南藩幕叙

送督漕少司農楊后山暫歸安邑敘

送少司成余公擢洗馬管司業事敘

送宮洗劉君主試南畿還朝敘

送給事中徐儼弦先生擢浙江僉憲敘

送賀雲樓年丈令閩縣敘

送詹起莘年丈令浦城敘

贈張玉陽先生轉大司成敘

贈兩廣總督節齋劉公敘

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敘

代

終

松石齋集卷之九

海虞趙用賢汝師父撰

敘二

梧桐岡稿叙

新淦柴居李先生始為諸生時則已嚮意文詞  
喟然思古作者之事然竟不能一取世資久之  
僅以貢入禮部為武康博士有聲晉掌教吾邑  
先生於官未嘗一日去儒於為官亦未嘗一日  
去於學蓋憂憂然苦矣先是武康諸弟子既已

彙先生文梓之而先生意恒不自滿間取故所刻者搜抉繁穢稍傳益以宦吳所作凡爲文總若干篇詩若干首編成乃授簡用賢使序之夫文之爲道非小技也其要固非寡聞淺識所可窺之於鉛槧之末而掇取於尋摘竄擬之間者自近世制科比偶之業旣興學者耳濡目涉不踰方寸其槩率取一切庸俗軟媚之語綴屬隱括乃謬以爲規韓藻蘇得文之統而其巧者往往抑割時事而曲傳於古義至使士類失倫竅

言無當猶日囂囂然自命吾將躡華於諸子而操調於遷固文必至是而後爲復古也不知臭腐相沿則菁華久謝而剝割旣繁則義尚多詭二者雖其所趨有高下之別其於古途未踐而正軌未開則均焉爾矣吾以爲文必根諸理而理必傳乎情是非淹該於篇籍而沉冥於體奧將無以析斯理之精然使徒務於詭音竄句一不本其中之所欲言則亦非所謂出諸情性而當乎事理之實者以是言文宜文之日漓也李

先生之文吾不知其所竟為何如大要離經生之津筏而上之其稱引務不背乎六經既犁然悉中於肯款而其屬詞比事則又舒徐而不迫易簡而不頽蓋真有見夫聖賢立言之本而傳乎情之所不得言故其高者既不墮象罔駢支之謬而其下者亦不至顛顛襲制舉之餘少變其質以求振於藝者語曰立言而朽君子弗由也李先生其志不朽者哉先生為人朴外而愿中好學而嗜古其所遇多牴牾於時而其所

篤志而不厭者雖白首棲遲乃倜然一旨思以其不能託之於行者一見之於言先生之志斯已勤矣余三復其文未始不壯其志而又以歎世迄無知先生者徒使以空文自見也於其請特為之序其志如此

麻城劉氏族譜序

夫類族之道不難言哉天地生人其初一耳乃其後永久滋蔓至錯繆相紛不可統緒王者屢省而亟憂之詳為之法而約握其機故其祚公

卿大夫以上而攝其人民則各命之姓氏公卿大夫士之家各按其姓氏系以宗法而所謂比閭屬黨者又聯以邦比之條使之相受而相和親故周官所以繫邦國者曰牧以地得民曰宗以族得民蓋地廣而民夥立之司牧則聯一之勢成於上民衆而支分別之氏族則親附之俗應於下然則古公卿大夫士者內而攝固其族所以昭舊德隆宿望保世以滋大而外使比閭屬黨之民知世本所在維係而不解故曰九族

既睦百姓平章言上有定宗則民無亂族此古者之民常聚而不散常親而不二也麻城劉公既令江陰之三月則首爲鄉約法羣鄉之子弟教之孝弟力田而擇高年有道德者主其會月朔爲讀法則宣 聖訓所謂六條教民者蓋期年而桴鼓不驚游惰有警四鄉之民且相率以禮讓興矣劉公顧退而念曰夫影標自準枝斜從榦乃吾將綴屬若民而吾族之人且有出逐不收者是吾徒慕於稀潤而惇敘之行何淺鮮



也於是則取大叅公訓所敘譜更爲詮定而屬不佞爲之序不佞旣受而讀之則作而歎曰嗟余讀劉氏譜而知其載述之勤具五善矣闕疑以徵信故斷自彥三爲始也尊祖以崇讓故嚴於列祖而彛弟不次也重嫡以著代故詳於繼嗣而妻妾必紀也述規以示守故係之家訓也合族以明親故終之月會也惓惓乎守善載德紹明世而法懿美者三致意焉劉公不以隆名之化得之於牧而乃以首善之誼振之於宗斯

公之意深哉不佞往蓋讀易矣渙之三曰渙其躬無悔至於四曰渙其羣元吉夫三當下位其躬僅可無渙而四以居上得君遂能羣天下而使之不渙茲非劉公收族齊民之意乎劉公誠進而修古賢公卿大夫之業必且勅厲其宗使之益興於仁讓禮樂如古之世家大族者因以振教羣品而緝和萬民則比閭屬黨安有奇衰而睦婣之化不可興哉不佞故曰劉公是譜也蓋達大易之奧而善用周官之遺者矣劉公名

守泰隆慶辛未進士爲時賢令乃其政紀大都  
備於公所布鄉約云

東岡劉氏新修族譜敘

劉氏譜獨備於漢蓋當時以漢承堯祚則屬籍  
所系世紀宜詳其後子孫益蔓衍而竄詭亦日  
衆至唐劉知幾獨推漢氏非出堯後彭城叢亭  
里諸派各條別其所自出不復仍踵譌僞故其  
言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藉談見笑  
斯其大旨可覩矣然譜之設要在重本始正統

緒教後世而爲之昭德垂戒不可易也若其徒  
矜門閥恃舊地以取貲如崔盧李鄭之徒亦何  
貴哉余同年劉達可自其始祖景當天寶中居  
安成東岡至達可凡二十五世大父封員外郎  
秋畹公始徙楚之潛江父運同公勳起家鄉薦  
達可舉進士其居楚僅三世而下泚山莊籐橋  
諸劉之支分於東岡者皆以文學自奮世有顯  
人族至是始大枝屬幾散而不收矣達可乃按  
舊譜哀而新之始原族終翰澤凡八卷自景已

上其託之堯與漢者存而不論不敢附遠以矜榮也自景已下卽微且賤亦錄而不遺不敢忽近以示恍也以綴本支以徵文獻率其賢良以厲國士蓋仁人孝子收族而垂之範者若此達可往官京師適余論江陵相旣杖闕下必投之死地一時朋舊迸散莫敢主名獨達可緩頰營揀卒用大忤抑斥不偶以至於今余知達可篤於孝者也其材高而志廣誼深而守堅明於當世之務聽之若傾江河而注也今茲譜之修

豈其以得爲者止於敦敘之道而於經世御物之用遺而弗講歟古之君子用則及於天下不用則修之一家吾孟氏亦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世固未有不能展親於同姓而其智慮情款乃足以及於民物者達可其有以識此矣故以此合聚其宗使仁人孝子之心有所寄以明吾無窮之思微而顯婉而有章爲觀而不忒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斯續譜之微意乎達可且出而顯庸於時執是道以往將使勅勵其宗而

由之以熙洽乎民物教可不出家而得矣達可  
必不佞敘而使傳其意豈獨在劉氏之世哉其  
意豈獨在劉氏之世哉而亦章於世而不忘  
其人具慶長春詩敘一人李下之心亦世資以  
虞部郎張君子發居曹中滿歲當入上功此闕  
下始子發第進士出宰畿縣治行超等由最召  
稍遷留司仕幾九年不歸矣及是其兩尊人某  
翁母孺人李壽皆六十有六齊齒同德竝躋康  
壽按令甲凡官兩都者既報政例得封翁孺人

如子官度子發上計竣事歸及春仲且得覲翁  
孺人又適當初度之辰焉蓋所謂吉祥善事并  
至而輻輳矣於是南都之士大夫嘖嘖稱奇選  
相與作為歌詩以紀其盛題之曰具慶長春集  
子發且函而歸歸而肴餽上壽且次第歌以為  
翁孺人驩也子發乃問序於不佞不佞惟不文  
何能為頌然竊觀世之人子辭親而仕者孰不  
希徼一命藉手以榮其父母乃竟有束於微文  
故事或累十數歲且不得即得矣非白首而長

世往往苦於食報之遲至有南遊負米之歎其  
或幸而得之及於父母之未艾矣然或繫官一  
方驅馳鞅掌有如陟岵所詠深以不遑將父母  
爲懷至於四牡之詩王者憫其臣之行役亦倦  
倦於其父母之恤而已終不能使之不靡監於  
王事而遂其懷歸之願也由斯以觀則人子所  
欲得之於親者雖 天子亦不能必之於其臣  
是詩人之所咏歌而咨嗟者也今子發之歸翁  
孺人且竝得拜 恩里第重纓襲帔輝被閭黨

而又以未艾之年當此春日今子發得持一觴  
斑舞於前不至如昔人徒以瞻望來諭爲懷者  
茲非 熙朝之盛軌而人子之榮遇歟子發以  
司空命來作我頻宮不佞因得與周旋者累月  
蓋知其才足以肩鉅而解焚其名位爵祿方且  
日引而月至則世所謂聚尊寵之極而効岡陵  
之頌是編特爲之倡耳其屬而和者且無窮矣  
不佞謹書其端以徵福於當來者如此

奉送大宗伯履菴萬先生 予告歸宜興

敘代

今上之初大宗伯華亭陸公以疾予告 天子  
念禮官重任難其代 勅諸公卿謹擇可者諸  
公卿咸推轂毘陵萬公萬公是時以禮部侍郎  
管南祭酒事 詔進祭酒大宗伯公再疏陳讓  
言甚切至卒不得請既至則 上斂容禮下之  
其諸公卿率注意欽仰經歲餘公所條布綱紀  
咸彬彬有秩而公意恒蹙然不自得曰夫臣已  
老億力不任劇 主上方以冲睿之資隆唐虞

之化而臣徒以雍容忝竊大位卽一旦 上更  
嚮意禮樂章程之事其何以稱任使乃上疏復  
乞骸骨 上亮公悃誠 詔特聽歸且 賜乘  
傳以寵其行諸與公同郡者謂余往守公郡僉  
授簡屬言予辱從公游最久又竊窺公行誼所  
著於鄉者蓋知公之去始未嘗不以進退易用  
而終寔交濟於世云余嘗按兩漢所稱賢公卿  
如董仲舒二疏之屬率以言論風軌表著朝廷  
爲世主所尊任及其歸居猶能教化子孫使其

鄉之人默受法焉而回行以嚮道何者彼其人  
養深而望重故所居見化如是即不必參論帷  
幄乃所維植世教敦厲風俗者功固與居位等  
耳而當時人主亦聽其以進退自逸要惟利益  
人國不必以名爵羈係而後為使也以故史家  
傳其事而往往欣慕其迹余守毘陵日間從縉  
紳談說公故為荆川唐先生高弟恭謹質行推  
公郡國筮仕踰三十年所奉職無不稱理而純  
白之操皦然如一蓋晚而受 主上特達之知

身致大位然卒能抗疏引決蟬脫聲利惟 主  
上亦憫其勞 而曲聽公使公進不窮其力而  
退得以全其節斯亦所謂隆上下之交而庶幾  
於古大臣出處之誼者矣公自今歸且以純德  
為鄉大老使夫鄉之子弟尊而信之囂然易其  
猥詭輕靡之習而一還於淳古之厚公蓋以其  
式於 朝廷者式於鄉里而 主上乃不以窮  
於一人之用者收化俗之效然則公之進退其  
於利益人國一而已矣 主上方尊禮耆舊孳

孳治道輜軒之使必且賜金臨問或就其家商  
決大議公自是道且日益重望且日益隆其所  
居而化者當不啻如漢史所稱述已也余不佞  
悉於公之行得備論公所化於鄉者以著公之  
進退其重若此云

送吳汝容之任河南藩幕敘

今仕於邦國者類以科第發聞爲重其次則文  
學歲獻士世所號爲正途下是雖聰明才諳卓  
犖出羣者亦屈爲雜流悉處以卑冗又往往見

謂牟纖細而重其苛責蓋以爲不足於用而彼  
爲世所重者率能躋華膺躡榮要卽少有不類  
亦且扳援憑藉翹然肆其恣睢之心顧得以意  
制輕重於卑冗之吏而爲之卑冗者亦見謂凌  
折喪氣旣無所望以爲樹立之階則率從事於  
奔走承奉畏讒慮患焦仡而不得休且移其志  
於筐篋肥潤卽有才諳者傑出其間亦往往忘  
其所欲用於世而摧磨消耗使 國家無所復  
資其用以故智筭之士擇官而仕悉欲就閒曹



散局無所起誅責而貽缺污者稍濡遲歲月幾得一善擢則以爲足尊其身而愜於志夫制舉之業旣以束夫士士不能屑屑於詞章藻績者而品流之限復使天下奇材異能者扼於格而不得自効於時嗟乎士之才而生斯世亦難乎爲用矣余友汝容吳君所謂聰明才諳者也君起名家子自先名臣吳文恪公至大理公凡三世爲顯者而君孤自襁褓能刻厲恢其世業及是母孺人年且高矣徘徊於銓部者幾二年而

始得河南布政司經歷以去河南固中州大藩幕僚皆托處尊地非有錢穀刑名之寄諸廉察者又非若有司之嚴譏峻督難於自酬其責蓋庶幾所謂雍容而得善擢者矣君是以樂就也雖然才美之見忌於時久矣彼士之自負其才者卽退然日居挹損而其機穎峭露不勝掩鬱恒觸事而不能自晦故士處無事之位而欲炫飾以矜衆則旣無以自見其才而獨見其所可忌固又不若州郡繁猥之吏猶得以簿書期會

自効一職而免於煩儀苛文之枉見督察也君行矣藩臬大吏日臨於上而省會之交萬目睽睽督察者日環矚於下必其無可爲視者之摘而後無負於君所以求仕之心也異日者將去此而膺顯融焉然後出其聰明才諳者效長而見能君自是且漸資於世矣君慎母以今之卑冗者自辱而求一露其奇也哉余爲序君之行如此亦以使夫世之稽察吏治者知君之才非徒借資於卑冗而無以自見者也

送督漕少司農楊后山暫歸安邑敘

古之大臣其才略智數恒殫於謀國任事之日非不足以建樹奇偉以震耀耳目而恒審度時勢必其功足以垂久遠効足以利社稷然後起而徐圖其所安乘事機之會而建不拔之績蓋不敢以僥倖事功之心而嘗試於不可幾幸之地故其持重之過見若以爲迂緩而少年喜事之習不勝其翹然自奮亦見若以爲無旦夕之効不知天下之士其鴻鉅艱難類非感激於

意氣者所可計日取辦而彼挾持所有思自騁於一表暴者往往力窮於投大技畢於見奇其究或至敗事而天下卒亦無所賴惟大臣者其慮事甚遠而其能恒不以沾沾自見故寧使吾無立功之名不欲使國家受靡費之實寧使矜長濟辯者疑吾無可集之事而不欲邀一時之利以自蹈於輕銳喜事者之紛更蓋余於少司徒安邑楊公之行則重慨公有經遠之畫而未究其當年之用也我國家定都幽冀歲轉

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給京師異時河決豐沛天子盱食卒用萬安朱司空議開新河而自淮以南則屬臨海王中丞凡所疏滌填淤繕完隄防者法種種稍具旣數歲復決徐邳乃詔用烏程潘大中丞潘公至則議增遙隄築高家堰自徐沛以下入海諸道逕二千里間余嘗道淮按視潘公行河處尤犁然具舉而楊公實繼兩公督漕淮上楊公所規條視兩中丞加詳然其大旨要在省民力節浮費一切以無事治水而頃

數歲自關以西大旱水幸平流無潰決患公亟憂之乃具疏以請得從歸德府導河經徐州小浮橋避茶城入新河口又欲自碭山濬復故道當事者憚於更始不報已而河果大決河南陳留諸郡縣出秦溝運道壅幾數月諸言者顧謂公不能爲先事備致漕渠梗塞遂詔公暫還留署夫漕天下大計漢唐以下言漕者率難其事而在今日則尤甚蓋河性勇悍其遷徙故不常必欲挽之而南以資運道故其難十倍往昔

嘉隆已來蓋臣碩畫助勦於謀野伐薪買石不憚於輸壑蓋歲所耗大司農金錢何啻數十萬江淮驛騷而三吳亦爲之坐困楊公深維根本之圖故稍欲以寬緩治河俾河定而民因以安卽所發十策大要獨詳河南而調發經費不欲輕靡民一錢公之用意略可槩見而惜乎深忠遠慮規効者徒責於近而淺識者莫窺其微公疏旣扼而諸陳便宜者益紛籍不可紀余觀漢自永光後河無歲不決使者王延世丞相史楊

焉雜治之皆奏有成績然旋塞旋敗未有畫一之策而國用亦爲虛耗谷永解光等皆言陰氣盛故水爲災宜修政以應之及後平當議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遏之文卒用賈讓說陂障卑下令水有所遊蕩又東西列水門股引諸渠河隄成而漕渠民田俱利大抵與楊公策相近而楊公竟遇不得試吾不知後之治河者終能舍楊公策務穿鑿補苴而以有成功也公安邑世族起家給事中歷藩臬大吏晉今官其爲人誠長者所至治辦不爲峭急繁苛務持大體故其謀國斷斷有古大臣之誼公當行而會江以北四郡公徵不佞言爲公贈余往謁公維揚公嘗進與語稍得窺公一二因具論公微旨以復四公如此云

送少司成余公擢洗馬管司業事敘

我國家做成周豐邑鎬京之制並建辟雍羅南北之士儲而教之分命儒臣董司其事歷二百餘年稱並重矣嘉隆已來當事者以陪京故

稍議抑削減博士員裁制額十一自是供餼往  
往不繼而學宮幾蕪不治教典視始蓋亦稍陵  
夷焉仕宦之自北而南者非其厭承明而樂適  
於閒曠則不以屑意也少司成余公以萬曆丙  
戌秋官南雍明年予亦踵至相與慨然興歎思  
振其頽敝乃稽故牒條具諸所教士法復諸古  
於時堂舍日就圯公言某當修起某某浮濫當  
裁且得以供費皆犁然有成筭而又日取功令  
所載久湮不行及今所行而非古制者得十餘

事賢猥以職任先得列名上之輒報可寔公口  
所指畫皆的的中程款公與余相應和若手戶  
樞而轉圜無不懽然得也未幾公擢太子洗馬  
仍管司業事以去當行公數顧予惻惻念鄉土  
曰自吾縻此官既遠朝市而又有衣繡之榮吾  
今朝出而講稅於六館夕而委蛇於三山之佳  
麗孰非上賜也吾甚適焉奈何去此而適夫  
風塵之瀕洞耶予唯唯蓋退而甚嘉公志且諗  
公之立教真能以恬淡矯士風廉靜鎮浮俗也

夫恒人之情大抵慕喧而厭寂至今之仕者尤  
侈言華腴而畏聞靜退卽有一二不勝塵炎之  
苦思自釋於寬閒之鄉曾不踰時而咨嗟喟嘆  
若囚山仇谷之所爲去之惟恐不亟夫先王之  
教非久道則化不成非其人有廉貪貞淫之行  
則不畀以師儒之任故周官所載自師氏保氏  
以及比閭族鄙之正皆其父兄長老與其平居  
所同溝遂川澮之人蓋雖効至於風移俗易而  
終不名某氏之爲師某師之爲教何則彼漸之

者有素而所謂以道得民者非若今之累遷而  
數易故化行而莫知其自也三代而下惟唐陽  
城爲國子司業最著一時士之興於德行者亦  
最盛然攷城嘗隱中條谷棲遲遠引後累詔敦  
迫猶辭讓不起唐史稱其一出而天下皆想望  
風采貪昧苟進之夫皆沮其志况當時及城之  
門而漸漬其訓導者哉假令城非有清貞之操  
孚於素亦烏能致諸生感慕之深至於伏闕請  
留忤上而不去也余公起甲戌廷對第二人及

是回翔詞垣十五年矣僅僅得今官去而猶盤桓不急於進如此公之志誠非齷齪較遲速而酣豢於榮貴之途者比也公今者周南之教旣已培我國家豐芑之遺茲晉而師鎬京矣則所以收邇駁之聲宣伊濯之功而佐化於皇皇維辟者且使四方之士無思不服矣予不佞寔藉公晨夕切磋於道藝知公爲深故於公之行具論公所以立教之本如此然余固耽於寂者公亦以其言爲然乎

送宮洗劉君主試南畿還朝敘

余嘗讀雅詩言周家致治之隆其本在文王之壽考作人蓋於樸棧薪樗徵人才之極盛矣其後武王作都鎬京辟雍之化至於無思不服然其所以貽孫謀而燕翼乎子者猶取才於豐芑之遺焉彼久道之漸涵則敷求易以相得機固然耳及誦卷阿之詠其稱馮翼孝德藹藹之吉士而必曰惟君子使豈人才之生雖盛於王國而其聲氣之應登進之自固必得君子者爲之



宗主而後衆賢爲之景從耶我國家定鼎燕  
薊以視南畿則成周之豐芑也歷世二百餘年  
文教獨隆而才產亦甲於天下以當卷阿則鳳  
凰之高岡也然自頃歲已來文病於雕刻而習  
漸於綺靡說者謂不無少衰而俗化亦因之以  
列弊至累勤 詔旨釐革浮怪還於先正雅醇  
之盛乃其所申重而告戒者切切焉主司是責  
豈亦本於詩所謂求愷悌之君子而任用吉士  
耶萬曆戊子秋宮洗江陵劉子良氏寔副劉元

東來主南畿試兩公勤思精慮其讎校之論若  
匠心所嚮不煩鼓鑄而干將莫邪躍冶而出一  
時都人士咸慕以爲得人最精卽世所謬謂能  
文詞而務爲劊削不經者亦戢心聽命莫敢相  
瑕疵也余與子良相從館下最久子良愷悌君  
子也宜其所舉之皆賢矣昔宋儒歐陽脩當嘉  
祐中士子習爲奇僻語互相標致文體幾裂脩  
旣知貢舉一切抑斥之當時文章幾復於古而  
名碩輩出如曾王二蘇者皆脩所嘗賞識遂爲

有宋中葉盛事子良學博而意深有人倫之鑒其所造竟不知於歐陽子後先何如而主上方銳意文學思得真才者而用之且將軼駕於樸棧之美而圭璋聞望之彥當有繼卷阿而來集不啻如歐陽子所得已也子良既竣事當還大京兆新城張公德清許公以故事屬賢爲詞以贈賢不佞不敢復稱引他說遂歌卷阿之末章致美於君子之車馬以爲別云

送給事中徐倣弦先生擢浙江僉憲叙

晉陵倣弦徐先生當嘉隆之末以文學高吳中所構制義學者爭相傳法余爲諸生時每讀其文未嘗不艷稱而服膺之也已先生舉進士余官長安數過從先生蓋不爲章言褒行易人視聽而其載籍之淹該文辭之爾雅海內人士莫不嚮慕謂徐先生非徒卑技於一制義者及余官南雍先生由中翰選爲南京戶科給事中居歲餘所條上便宜十餘事皆不詭時勢而其最大者在首陳旱災請蠲貸貧民及留漕糧數十

萬實陪京軍餉諸驕悍得藉以無震說者又謂先生當事審機智略輻輳非徒嫺文藻攻經術搯譚古而已也庚寅秋吏部以歲例上先生名擢浙江按察僉事分巡台州 詔遂以先生往於時同省諸公過不佞言方今大江南北饑旱洊仍西河虜跳梁內訌如徐公宜在禁中備碩畫宣讜論乃輕去於瑣闥之地奈何令折衝樽俎也余惟王者用人之權急於兼收君子之益故不以內外論輕重君子之効用於天下惟

在行吾所學利益人國不以禁垣爲娛不以藩臬爲戚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雖升沉萬變之列吾前要惟當身之事足以致力而無恤乎其

他余有以知先生之得是擢也必不沒世人榮內辱外之轍而苟爲動其情者余不敢遠舉卽我吳名卿如葉文莊公盛起給事中安輯河南饑饉還言八府旱蝗寇鈔宜垂撫卹其後稍遷山西請立獨石諸城復廣學校課耕牧邊民大

便至今奉以爲令典文莊功烈卒始於此遂列

爲名臣今徐先生之居南垣厖厖二載其所陳說固略似文莊今其遷地雖南北稍殊以視文莊固亦有難易然余聞文莊公學重道誼崇名節論事無詭激故其功名易奕當時而炳彪於一代徐先生故從遊荆川之門與聞道奧而其誠心質行不悖古人他日所建立固不難伯仲於文莊者矧文莊任其難而先生又獨居其易哉史稱台州俗故樸儉好禮遜然章安回浦間依阻山海爲甌粵門戶古亦時有憑恃之孽先

生今第往以其文章經術者討而訓之精意所注嚮當使百姓還於典禮之舊度且以其暇蒐簡軍實綏輯武略令江海之間晏然無震驚之虞斯皆先生昔所形之論說者今詎獨昧於施設乎哉夫文莊公始以文學起其功業大抵著於燕晉邊徼安知先生是行異時不顯名於西北乎諸公其執不佞之說以觀徐先生之究可也

送賀雲樓年兄知閩縣序

夫甌越之地史稱其俗儉嗇喜訟閩又其首邑也邑故麗省諸司百官在焉上自宣使監牧下迨郡守諸部不下數十人而令以一人唯諾趨走于其間米鹽之瑣屑簿書之叢積悉責辦于令而又賓從之往來者如織蚤暮餽厨傳戒廩餼奔走喘汗于水陸之衝幸其無呵望則以爲慰常所視事率至夜漏二鼓燃燭攤卷召因伏庭下鞫所當論報事已退而息目未及交睫而紛然者又以選于前矣以故昔之令于此者皆

畏其煩且勞而又苦其俗之桀狡健訟莫爲之反也相與避之而不可得則咨嗟愁嘆生焉彼其俗始固非若是之甚也亦或率之者非道也何者今夫令一人耳其精神智慮所及幾何旣以揣摩承應于官府往來之煩惟恐一失其懽心而又欲勾稽考校于米鹽簿書之牘勞心焦思日不暇給于是吏書乘其怠厭強梁狙詐之徒抵其間鑿請張虛詞刻畫寔事株連蔓引逞其睚眦王者一或弗察令詞稍得售則又夤緣

于左右短長于詞說以間攬掇文移縱脫網法  
善良蠱汚姦宄恣睢群不逞者翕然起而效之  
莫敢誰何則有武健精嚴之吏思欲爲之振刷  
其弊其耳目所指發心思之鈎摘非不足以震  
懾一二然大都峻法程物操若束濕使帖帖不  
敢仰視即所平反或不中理而彼已擅神明之  
譽故悞朴之民俛首受抑而機狡不法者輒以  
意逆上之所把持乃在刀筆敲朴之末非必其  
屹屹不可動則爲之顯示以椎魯之迹而陰設

其誣構之會至再至三其說必勝而後已已勝  
則囂然于里閭間道路相戒以莫犯于是素所  
奉法循理者俱爲所魚肉悉習于機智狡詐而  
訟者益不可勝矣是俗之弊于訟其始欲乘上  
之僣以一逞故其詐猶易窮其究乃欲逃上之  
法以求勝故其術愈益工然則訟何以息而俗  
何以淳也母怪乎仕者之難之矣余同年雲樓  
賀君舉辛未進士謁選得閩縣令人謂賀君性  
簡默鮮事或不足於將迎而又洞露底裏不說

木屑齋集 卷之六  
機械宜爲設者所欺也則何以治閩余謂不然  
夫民情即不齊然推誠御下則下無不服任數  
裁物則物無不格故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  
亂又曰刻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言民  
之率不率係上所感耳余讀班史載廣漢爲潁  
川守構會吏民互相告訐風俗大壞迨韓延壽  
繼之教以禮讓民始不爭夫一潁川也乃倏而  
告訐倏而禮讓者何也所治之術異也余觀雲  
漢君以簡默自持其所治當務大體必不恒擾

于匍伏趨承以蕩挫其智慮而矧其慳款洞達  
可望而知斯民且將革其囂黠之風以安于恬  
淡之化即欲欺之將有弗忍欺矣彼謂雲樓君  
不足于治閩者余乃謂雲樓君所以有餘于治  
閩者矣  
送詹起莘年丈令浦城叙  
自予始舉進士則識同年詹起莘氏其爲人大  
都懇款忠寔貌煦煦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至與之論當世事可否賢不肖孰是孰非則

若持照膽之鏡操剗犀之劍無弗辨且決者余輒心異之以是數過從相與語語輒移日不去蓋相得其甚懽也居久之君謁選得閩之浦城令時與君同門者合二十六人相與祖帳于都門謂余知君深則以言屬余夫古之贈言者若季路顏回一言而終身相佩尚矣厥自秦漢而下其以文贈別者言人人殊然大要自叙故惜別而外其指不過有三或以美或以陳或以頌余欲以叙美獻則君之博學強聞溫恭孝友孚于

邦國此都昌之人能言之而余遜不敏也欲以敷陳獻則浦城地饒而民侈宜俾節雜五方之人而民惑宜俾一濱于海故多寇宜俾習戰深于文故多頌宜俾尚慤此浦城之人能言之而余遜不敏也欲以頌禱獻則以庶最者當爲天下宰以明最者當爲天下平以仁恕最者當爲天下牧以勇斷最者當爲天下帥此天下之人能言之而余益遜且不敏也余之所欲獻則曷以哉今令在楓陛下聽讀詔令時職甚卑也及



捧檄出都門入所治尺寸地則所治人戴之如天敬之如神明四境之內惟所願氣恐或後故君所好在美耶頌耶則浦城之人即面以美頌進君甘言日至諂諛日積虛譽之薰既久雖公不自持矣君所好在敷陳耶則昌言日至民隱日達苟可以發君之明將君之美者何所不至而亦何所不陳耶然要之甘言進則敷陳自遠昌言進則美頌自得茲二者顧所好何如君行且出而今矣今天下不患無赫赫之吏第所乏

者誠心爲民耳君必毋以武健嚴刻爲能而有撫綏顧復之寔毋以揚才炫竒震刷恐喝之爲務而思有以返雕爲朴破觚爲圓則庶幾哉浦城之治進之古矣夫法吏稱酷修吏稱良蓋自古記之君仁人也余知其治在此不在彼乃余復喋喋云者知君之必不昵甘言而能切昌言之好也君自是且進爲臺諫爲卿佐又且獲美于鄉獲頌于天下謂浦城之治不始基之否乎余之言其亦有裨于君乎因書而歸之

贈兩廣總督節齋劉公敘  
國家自五嶺以南設二省會領郡十數州縣以  
百數東極海西包象郡東南抵交趾長沙延袤  
幾萬里中多藜林深菁懸棧絕壑夷獠錯居恒  
憑垣墉以截商旅繳毒弩以伺將吏而兩省兵  
不能以時會成化初始議立制府鎮蒼梧盡隸  
嶺以南諸郡縣又其地產砂蠟皮革所輸會也  
邊海諸夷蕃舶日往來珠璣犀象璫瑁諸奇物  
盜於中國故制府之任非有文武威略則不能

戢羣亂非有貞廉絕俗之行則往往以貪媚生  
事故制府之選必得人亦重於他鎮今 上之  
初柄臣以矜伎逞威福厚招寵賂以籠天下財  
貨諸大吏凡持廉絕苞苴者一切斥去廣故利  
藪所布用一二腹心皆希旨徼功征勦戮平民  
數萬冒世賞幹山海之利供餉遺因以飽囊橐  
於是兩廣民大困皆騷然不寧賴 天子明聖  
盡發柄臣姦狀一時相應和爲孽者皆報罷乃  
稍稍用廉平識大體有威望於時者一意鎮撫

之數年事益簡而民漸還生息萬曆丁亥秋八月詔以御史大夫靈璧劉公晉少司馬往踐其任劉公前爲方伯蓋嘗以廉而被斥者也余自癸未起家長安中數聞廣左右人士言莆田郭大司馬及今兵部尚書連江吳公相繼鎮粵其治務在乎定安集不煩兵希遠功諸珍奇怪物一無所鉤取故廣遂以蘇今劉公先是嘗撫粵西矣舉政宣和綏懷有略一以爲保抱一以爲龍蛇衆戴之不啻父母故主上舉全粵而

授之公亦因得以其全竟其所厝注彼兩司馬厪厪加卹於椎剝瘡痍其聲實已流於當時况公之湛恩施於衽席而噢咻之者其功有不什百於兩司馬哉歲之己丑公始蒞鎮府當誕之日高聲備兵使者黃君化之將拜於門祈公勳業之盛流千萬歲也以賢於公嘗同舉於鄉其相知爲深因命書其致禱之意以獻

贈張玉陽先生轉大司成敘

君子負震世之才者常患其有矜長持滿之心

而不足以當天下之事變夫有矜長持滿之心則其視已也恒有餘其視人也常不足卒然而當乎非意之摧挫其懷抱之齟齬結約者愈見以爲不堪而其常所挾以思自快於一騁者雖人之有技且欲屈之以形吾之長矣况望其捨已之所能委心以徇人之不能者乎如是則心勝而道有所不集量狹而器有所難周其何以試諸難而任天下之任也予考虞廷九德相師之盛蓋嘗歎當時之服在寮案者其翕受之益

若忘乎身之所有而惟浚明亮采之是急至周召之動色而相告者亦惟曰篤棊時二人要於慎厥初成厥終而已古之大臣不才自負而惟先國家之圖如此則豈暇動心於寵辱較能於人已哉予以丁亥歲典教南雍明年祥符玉陽張先生來爲司業又明年予以久次遷去先生始代予爲祭酒先生發聞自少嘗參與本朝大制旣而晉侍講幄日在帝左右海內盱衡望先生端揆席矣乃竟以飛語蔽罪稍南

遷駕部郎先生怡然去置無辯余名位出先生  
下遠甚一旦逾越階序而長先生先生顧煦煦  
相下予褊且陋先生劑之以和而文其所不逮  
比先生既視學凡所型範諸生及著爲絜法者  
率能濟予所不及而洩其過視予寔倍詳飭而  
先生退不居曰予惟蹈前之軌轍求不墮厥終  
而已夫先生負才若此其鉅積勞待次若此其  
重然終不以其偃蹇不平者仇厲以明自高卽  
以予之不肖而先生始能以位相屈終能以道

義相維持先生豈亦有昵繫之私哉彼世固有  
忌能媚前不能虛其心以爲天下以視先生其  
度量相越奚啻江河之比行潦也予不佞竊慕  
先生讓德之美益思以九德之義事先生先生  
其終爲禹臯耶 主上方篤念舊學旦夕且召  
先生入秉衡軸矣先生念何以致理必且推周  
召同心之誼以式於有位則師師之化寧獨被  
此南國已哉予因六館諸君之請則竊以居平  
所窺見於先生爲天下致願望之私諸君儻亦

能窺先生之大乎斯予之誦言非虛矣

奉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敘

代作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撫明智相與  
畢力謀議究意安攘惟時德澤流暢威燁旁達  
普天之下莫不搏心戢志北虜首款塞稱貢暨  
吐蕃諸酋長咸望風繼踵皆願內附乞封號輸  
職貢永永作西陲衛 天子乃稍紓西北憂顧  
嶺表諸土猺猶時跳梁弗靖 皇上軫念南顧  
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

丞石汀殷公寔專征我西粵公先是嘗視學兩  
江時出行部郡縣卽相視賊所出入險巖道間  
走謀知其虛實賊素懾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  
殫慮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  
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卽秦所  
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隸  
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聞人彬彬稱奧區  
焉其後民獯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  
師殪主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

帑殲藩臣闖靖邸勢益囂驚不可禦弘治正德  
間嘗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餽犒亦不  
下數十萬師比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  
撫示羈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蓋其地連  
巨荔永迂迴融洽多陡崖深箐我兵莫可側足  
又其生而烙蹠踈躍跳踉巉削如兔與鳥集莫  
可俟其出沒以故賊數得據險扼隘而我軍聲  
息顧動爲賊所覲不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  
我我且環視莫發未幾而師老財匱逡巡沮卻

賊以是益輕之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  
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惟我殷公以英  
爽桓毅之材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  
假之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  
伏紆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  
行前驅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  
柵數十百獲其魁韋銀豹獻之朝蓋自庚午  
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寇  
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

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帥永保田州之旅討平脩  
荔八塞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卽用兵神矣  
其時江廣土漢之兵調者幾何所饋餉當幾何  
卽克有功矣其爲日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  
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  
功固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卽兩公者且瞠乎  
後矣公旣上其績 天子嘉之退復疏所以安  
粵事宜卽其地爲永安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  
銅鼓富祿長安三鎮悉立之士司俾世世守而

勿失夫公旣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慙  
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奠之利則是  
役也公不惟上弭公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  
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輯而  
萬邦且用休所以綏公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  
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  
王國者公其有焉余西粵人也而職在史局於  
公之捷則輒最其略而書之且爲桑梓之慶并  
以俟世之銘功勒勳者采焉







原件短缺

壽連太公叙

舒司空父母雙壽叙

壽鄭年伯母汪太宜人七十叙

壽吳繕部父母六十叙

壽錢恭人七十叙

壽繆孺人百歲叙

亦石齋集卷之十目錄

三

而先生相與提挈綱維以內飭國事而外導揚  
仁澤其輦伸唯諾間天下視之以爲安危說者  
謂明興以來無兩也而當時所號爲賢相者吾  
吳獨得二先生夫吳固多賢然自二先生安坐  
正色鈞旋轂湊以共襄太平之業說者謂自有  
吳以來亦無兩也及先生奉身而退優遊平泉  
綠野之饒先生年在古稀而徐公且登八十名  
壽福澤巍然爲東南之鉅望蓋今天下思嘉隆  
之治而不得則輒以頌二先生思二先生而不

敢必其復起則日夜幸二先生之白首長世而食夫休庇斯民之報繇斯以譚先生之身固國運之所藉以休隆而民情之所恃以維繫其進用與否卽不在先生然而靈結偉立造化蓋若萃先生以久長之福而與平國家綿永之祚相爲引重者是豈偶然哉賢間嘗讀往記則有若文潞公富鄭公以渾厚端重弼成嘉祐至和之治兩公之進用而左謀右斷者大似先生潞公旣歸洛鄭公寔同里居兩公皆以道自重皆享

壽考於承平之日其爲鄉人所慕尚而倚重於天下者又大似先生夫世之休明其君子進而得以盡用其退猶可以自佚而保尊譽故史家傳其事謂有宋莫盛於真仁之世而人才之生斯世者皆博大而有耆頤之壽寔與世運相低昂過是而良士之思有旣愆之歎矣我國家禧隆之運極盛於弘正先生生際其時而又以相世廟中興之績至於今蓋身歷四朝之盛天下謂嘉隆之治徐公操其策先生贊其成一

與文富合德而吾吳靈秀之所鬱積遂一時而有兩賢相其以方洛社衣冠之會爲當世所後譚者又豈盡遜美於前聞哉然兩公在宋皆數起更大用先生歸而遂堅山東之臥世猶以此爲缺望比者徐公之孫旣舉制科先生有子方應進士試而次君及季籍籍有顯名或者謂天之報施先生而竟其未盡之用將在於此兩公所不能必之於子若孫者而先生得之斯不爲猶盛乎賢不佞故從史氏後嘗按次大臣之闕

於世運其重如此因先生之壽而一論著之庶幾有當於先生之指云

壽雲南按察副使後林胡公敘

閩詔安葵南胡公之令吾江陰者旣閱五年歲壬午公之父曰憲副後林先生年滿六十而會公數以治行異等列上其冬復當以奏計詣闕下是時公旣積勞久次當遂超人爲親近矣公始乃驟然喜已蹙然驚也曰吾不難以吏事馳走南北而重於違吾父吾非樂輕去吾所便

習之民而樂是行之且得間而歸壽於吾親也  
雖然亦甚矣吾之思也孰能假善誦者一言使  
吾若蹴蒲饋饈於吾親之側而解吾之離思者  
哉於是邑諸生夏某徐某繆某周某某將修祝者  
之辭而以屬某某既避席讓不敢已稍稱說先  
生德義甚高及胡公之治吾邑其孳孳奉職煦  
燠元元者蓋一時吏治稱最隆而因以慶吾邑  
之有遭也諸生已乃欣然各有得曰是獨不當  
以公之子惠於吾民者推述原本爲之贊長生

而一申燕喜之頌乎於是賦白駒之四章某曰  
嘻是先生之行也先生自解褐爲吏以大行出  
爲戶曹郎崎嶇中外間乃竟一擠而殆再擠而  
窮其視軒冕榮貴曾不得縈維其遁世之思是  
無意於世者也然所居稱任職所去嘗見思雖  
其矩行戇步固非遇合之媒而海內仰先生之  
風烈者幾以爲不能盡先生而徒使金玉其音  
於空谷也於是賦有杖之三章某曰嘻斯胡公  
之心誠有之今世人子辭親而仕卽王事靡盬

貽父母之懷思乃其義固將推二人之訓效之以赴公上之急也跡先生之心且使公殫智畢力夙夜在公雖旦暮無娛於顧復而有所以寧其餘年者若胡公所謂以志養者歟於是賦南山之三章某曰嘻命之矣吾邑自嘉靖中一中寇警更二十餘年民之憔悴日以甚徵需告急而豪暴之侵漁推剝者幾於無所聊其生自胡公之來一切綏之以愷悌之仁而蕩滌其煩苛不爲章言褒行易人視聽而閭里噤訟蠹起之

夫無所滋其口無事於操切鈎距而民不敢飾見於鄉士大夫不敢飾見於庭者瞿然而顧化他如治河平田諸所爲吾民開百世之利者公不憚勞其身于畝畝而蒐隱剔蝨犁然悉當於事理真不啻若民之父母夫公旣以子視吾民而衽席咻噢之則頌公之恩而欲以壽考福澤歸之於所尊者亦民之情也公自是入爲天子之耳目當於宗社有至計于遐民有大造其有光於邦家者愈遠而萬壽之頌歸于先生

者將矢詩綴詞之士軼岡陵而踰川日矣奚南山之足云也于是諸生授簡記予言且南向再拜以奉酌者而予輒逡巡再讓曰是不有魯頌之義乎夫魯侯在泮永錫難老則諸君之禱備矣

壽大司馬楊公七十叙

予讀書至周家致治隆洽而極有道之長也未嘗不撫卷而艷稱曰斯皇王之上理祚運之基隆何以獨萃于成周如此也及考當時其君臣

相勉而爲之分猷贊治以宣久遠之謨者則一二老成之力寔重有藉焉當畢公之保釐東郊時蓋已弼亮四世矣而猶望其建無窮之基以垂無窮之聞君奭告老而去周公挽而留之乃欲其永念固命祁以天壽平格而保乂我新造之邦彼誠以國家昌大之運非藉耆年宿德則無以光贊鴻業而維繫其乂安長治之澤故雖以畢召元老其所期而望之者不過祝以平格之壽有無窮之聞而已予持是說以槩于今古



若我大司馬震崖楊公蓋庶幾焉公起曹郎歷  
藩臬大京屯鎮撫江以西入爲卿貳中更艱難  
焚錯自桂林蚕叢絕徼數萬里轍迹幾遍而公  
坦然若在戶牖之下已晉南大宗伯意有所不  
合輒引去修德於家益謹海內皆望公旦夕復  
起秉大政及公再召陟南冢宰筦留務是時公  
所敷歷三十年其係望愈重 天子知公而  
眷念之者愈厚公自顧遐然若其茹荼蘼而蹈  
淵冰也居歲餘凡五疏乞休不獲請庚寅十月

公年滿七十凡吳人士之官南都者樂所以爲  
公壽客部郎顧君箴吾與公有連乃屬詞於不  
佞某夫祿位名譽旣公所自有而調辭諛說又  
公所不樂聞某何 能爲辭則復請以畢召之  
說進 主上方隆成周之治陪京之重何啻東  
郊叅贊之寄以視保釐蓋加隆焉公今者雖仕  
歷三朝年已應古大夫請老之期然視聽起居  
強力如故其精神可以折衝萬里其智慮鈞旋  
轂湊可以不下席而周四海則平格之壽固天

意所獨厚培於公以保乂我邦家靈長之祚非  
偶然而已也頃者宇內狎意豐亨諱言兵革致  
水旱時乘上厯宵旰而西虜陸梁窺我邊境  
主上誠日夜思用老成不二心之臣以鎮定而  
安集之舍公其誰與致理也故不佞某于公之  
壽不敢誦黃耆歌兒齒徒卮言無當而第以畢  
召兩公致周家有道之長者爲申私願於公如  
此

壽王少湖先生七十叙

吾孔子之教在使人踐倫紀敦名實日兢兢於  
非禮之防而率循於仁義道德之內故其道用  
之可以翔洽天地位序民物即不用而修之於  
一已則其誠心質行猶可以裨身而範俗盖居  
一室不爲小而彌六合不爲大是所謂道之精  
歷千百年常存而不敝者學者至今宗之然其  
說不能無屢變而下遷我吳自言游氏北學中  
國得聖人之精華遂倡道於東南後稍陵夷涉  
宋而得范希文氏其立朝以名節自厲及退而

老於鄉其孝弟忠厚之澤溢於家族而播於閭  
里去之猶如一日也明興獨莊渠魏先生始刻  
意程朱之學大指以經術名理爲訓而其行誼  
巖巖不隨俗錯寸趾蓋二百餘年已來樹名理  
藉者獨魏先生耳夫吳世所號爲多才地也文  
人墨卿恒妙天下而奇節瑰行之徒亦往往比  
肩而接衽矣顧上下數千載間其得與於聖人  
之道何寥寥者歟由是而深惟之大都吳人率  
輕儇巧利而其俗又好爲浮靡綺麗之觀夫儂

利則其智意恒詭聖賢於不足信而侈靡之旣  
極則於吾儒之砥行植節者將見以爲矯厲而  
不能堪以不得不遷之道當積靡之習而特重  
以不信之心何怪乎任道者之鮮其人而風俗  
之益以敝也往予嘗迨事少參陽湖王公服其  
操行淳和有先民長者之風參議公子爲少湖  
王先生先生其所謂性於仁義道真而能皜然  
自疎濯於波蕩之中者乎始先生爲兒時參議  
公嘗語之曰鳳皇翔於千仞人之自處當如是

松林齋集 卷之十一  
矣先生遂洒然易慮相與窮性命之學而篤行  
凜凜未嘗詭隨於時好蓋父子間自爲切嗟如  
此先生諸行甚備其事祖母及繼母尤極孝謹  
參議公晚歲臥起皆先生身自扶翌至不御內  
寢者餘二十年即曾閔之孝不過也遇異母姊  
姊能推無其有諸內外姻族待以舉火者嘗數  
十家他人爲德以富而先生讓財以貧即顏原  
之操不過也處燕褻必冠帶無少惰容與人交  
務以誠信環先生之居而聚者一以爲父兄一

以爲師保即太丘彥方之行不過也先生行最  
高御史耿公踰次藉先生名充選貢固讓不獲  
命迄以親老不就銓謁居平於辭受纖芥必嚴  
雖對妻子亦莊言正色不踰尺寸即隋光之潔  
萬石之謹厚不過也先生之學予不能窺其奧  
獨竊從二三高弟聳其言曰吾人視聽言動悉  
以心使此心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  
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  
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

規矩矩其糟粕也吾夫子以天下歸仁期顏子而其要乃始之四勿至本其性情之發皆中節者以爲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先生雖不幸而不能以其學試之天下然能以其修之一已者使鄉邦化其德而囂薄回其行蓋孔氏所謂正已而物化存神而應妙者先生幾居其全豈以用不用而爲重輕哉今世之言學者類能迫性閉欲以號招名譽而僮僂迂詖之說每至抗其文而抑其質是以微者旣爲巧智所窺而不信

其誕謾而不切者又以滋浮華者之投號而訾類至於先生黯然顓行能神動風移於絕學之後此豈偶然也哉說者謂先生之德其及於閭里者無媿希文而其行誼視魏先生不知所先後蓋歷千百年而厘厘一再見於先生可不爲吳人重乎先生今年七十矣門下瞿君元立與嚴君子澄當稱壽之日介賢詞以往賢不佞竊爲著先生之卓卓亘古今者當愈久而愈生是所以祝先生矣不然飾虛說以贊長生先生將

無粲然而笑也乎

壽封太史莊小石先生序

往予以丁丑春校稅南宮是時閩晉安莊中熙寔與選中中熙業曲臺禮擅聲詞場而其弟中益君尤精制舉家言予得因中熙以交中益君游兄弟間歡然恨相得晚也未幾予以罪罷去中熙晉秩太史名日益奮而中益君舉癸未進士官戶曹郎並貴顯用事蓋十年所而爲丙戌予復與中熙同分校禮闈士於時中熙所拔士

黃子某凡二十二人予間得考覽其莠悉駿雄奇邃而尤善馭於繩矚則相與心盟之是且爲國士可藉手以不愧任使旣竣事中熙則介諸君子相率造予予復得上下其議論皆深厚爾雅負才筴而不爭於奇又竊慶中熙得士之盛如此會其秋八月某日中熙之尊人小石先生適懸弧之辰諸君子授簡不佞俾爲辭以壽先生予昔者廢居海上先生嘗枉車騎過予譚累日其容貌恂朴無矜飾其言語洒洒率澤於道

德仁義斯所謂鞠躬長者也已稍知先生家世  
蓋自太師忠敏公某以名節著于有宋 明興  
代有顯者至先生父石山公以名吏部出叅大  
藩門地尊宿珪組相望先生承藉世胄一意博  
士之業要以經術自顯恣如儒生已而二子旣  
貴得爲封君貴人乃其砥行植節愈益謹夷然  
韜戢無改布素斯所謂貴不張其伐滿不溢其  
盈先生蓋庶幾哉有道君子也夫世德獲天則  
壽保已惜福則壽予持二說以窺先生即徵諸

君子之請且將飾卮辭以贊長生矣請持是以  
祝先生可乎諸君子相與逡巡言曰吾子言先  
生之壽道備矣顧吾黨所願於師門者若若之何  
言介福也請具言之於是某作而颺言曰諸君  
子亦知師道之重耶夫士之幸獲於主司也不  
過以片言之善邀一日之遇耳乃至正名之曰  
師而等於域中之三大此豈形迹假合者哉士  
君子進而欲有建樹以効之君退而欲有娛悅  
以致之親兩者非師無與成也義有所兼重則

情有所特隆是其尊所以等於君親也願世之  
爲師者視其所舉率以爲私人無嚴憚切磋之  
益而襲逶迤順承之跡至于一旦氣勢旣盡變  
態閃爍於呼吸之際弃之若弁髦然此其人旣  
不有其師乃何有於師之父哉今諸君子事師  
之父猶若是悫謹其亦進而思所以事君求不  
負於所舉之意歟異時者或在館閣在郎署在  
州縣浸至顯融率能精白夙夜上以毗主德植  
紀綱而下以慰安元元則中熙且亦賴二三君

子之宣力以錫厥類而揚令聞也審如是寧獨  
諸君子事師如事親而能原本其所自即中熙  
且持是以報君親稱無忝矣其爲師門之壽不  
旣多乎予不佞敢於諸君子之請竊陳師道之  
立其係重于君親如此諸君子洒然變色曰是  
且以不朽之業勗吾黨而因以貽之吾師者請  
卽是以爲先生壽可矣

壽錢封翁六十叙

子讀詩至小雅諸篇未嘗不歎成周之治何其



綦隆也當先王盛時在上者有天保之福祿而爲之下者敦龐淳固日嬉游于安養之中故其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一時賢士大夫亦相與以至誠燕樂如所詠南山伐木者則欲追我之暇而飲此酒滑且美其德音不已而思以萬壽期之彼治化之熙洽無天厲凶札以干其和故君子得以安于純朴之福而壽考萃諸其躬此詩人之所爲致誦者也後稍陵夷乃至爲繁霜之詩其視昔酒嘉肴而比合其鄰里婚姻

者方且念我之獨而憂心爲之殷殷然則世治而君子得以雍容自適世亂而君子不免以幽憂自懟此雖一飲食燕樂而世道之榮瘁係之予以是不能無慨慕于古今之際矣吾邑中故事諸縉紳先生退而居林下者月旦輒置酒高會修古香山洛社之事其涉旬而壽者相率爲詩歌以祝釐而道譽蓋穆如有小雅之遺焉封侍御龍橋錢翁今歲當六旬矣諸先生謀所以爲壽者而屬詞于不佞夫諸先生之壽錢翁者

豈不以身際休明白首長世而侍御君方日致  
三旌之寵以爲榮徽百城之頌以爲祝茲誠世  
之所謂吉祥善事也而予以爲未循其本矣嘗  
試以微論之夫伎麗之苦窳也而朴則堅牢華  
僻之易墜也而金鉄則難化何則其所完于中  
者厚故人不能爲之虧也此壽道也錢翁起世  
家多脂田甲宅之奉乃獨以朴茂自持闐然凝  
然不以喜愠易色世方快意于天治淫艷而翁  
靜自若世方競習于猥巧乾沒而翁訥自若斯

其耳目之所營取者有限而游心淫思非冀幸  
而無極是純氣之所守也其于致壽之道若取  
火于燧而挹水于淵耳夫是錢翁之所自爲壽  
者得矣不佞從諸先生後則竊見諸先生惇慕  
古義其行誼淳篤菴然若孩敦然若朴至其衣  
冠俎豆之間後先逶迤容貌都雅熙如登春臺  
而謳謔于帝力者斯非至治之君子何以遵是  
和平之福歟班生有言曰巧僞之飾內則致疾  
損壽而外則亂政傷民今天下之靡極矣予猶

及見夫錢翁裒淳古之風而諸先生雍雍愉愉  
猶太平之盛也是非其最幸歟諸先生請以與  
酒肥荈停伐木之義不佞且鼓南山之竹而過  
之錢翁或者陶然一加爵矣敢書以復諸先生  
之命

壽張翁七十序

太史公傳游俠其所推許如魯朱家劇孟之流  
皆言其赴士之困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至于  
千里誦義莫不稱賢以爲原憲季次不得與比

權量力是固然矣然考魯朱家所陰脫者僅一  
季將軍足稱賢豪其後田劇之徒作奸犯科厚  
招亡賴所藏活率豪暴不軌於正義卒扞當世  
之文罔無足深怪東漢諸士用稍裁抑佚宕慎  
其所與節其所偏品覈題拂不失尺寸當時如  
張儉亡命毛欽孔融破家相容無少顧惜賈彪  
亦黨人之雄也獨以岑晷爲要君致釁欲奮戈  
相待此豈私爲好惡哉義激於公憤則湛族有  
所弗顧事違於正誼則比周有所不爲此其視

游俠專急人之私無賢與不肖而率爲之委命者相去直廷與楹矣故西漢之尚節義不若東漢彼專以武犯禁而此猶引義以自別故能陶物振俗激聲名於無窮也新安柏泉張翁往與予友吳子道相友善丁丑之冬子道與予論輔臣奪情非法事矯旨杖闕下幾歿翁所以擁護子道者甚備大金吾業以名上輔臣所矣幾中危法適有天幸竟得脫翁因子道識予以間餉遺於窮窘亦甚備又七年而事解翁始得出

會今 皇帝誕嗣恩翁應詔得賜爵一級被冠帶而余亦起官田中相與道故事欵欵久之又明年丁亥翁遂躋七十以間謁予言文憲誠不圖今日尚有此生亦不圖先生復入國門得相慰勞如平生歡也顧文憲非得先生序其事無以垂不朽予惟張翁以畜賈游四方此其人宜計纖悉較利害烏有趨人之急至蹈危而弗顧者方余與子道困急時即居平所厚善皆握手吐舌弃去弗敢近而翁獨奮不顧身所以賑給

予兩人者不遺餘力邏騎偵候日迫於門危言  
恐喝日聞於耳而翁迄不爲衰止予兩人即不  
敢望張儉季將軍下風而翁之義視朱家孔北  
海又何讓焉予旣以心德翁而察翁行事蓋朴  
訥自持逡巡有退讓之風非挾氣勢以雄閭里  
所交必慎擇稍涉弗類即望望去之固知翁之  
所取於予兩人者非徒朋黨比周設取予於公  
卿間而躡取榮名者也翁蓋庶幾東漢節義之  
士而世俗不察其意猥以游俠語翁是且與朱  
家田劇同類而非之矣予故爲論翁之微如此  
并以爲翁壽

壽連太公序

始不佞與文軒連侯之同舉進士也業嘗同舍  
連侯年最少然其人朴誠絕不露鋒穎居平恂  
恂不輕爲一言至語天下事則腹畫口計精密  
中程窺聽者靡然賞其識而侯顧讓不居曰幸  
家大人督之使習耳惟予則何能旣補令常熟  
其治行亦務循默不擾而強梗易迹羈馴侯命

雖儼若尸祝而畏于神乃一時同事者輒又靡然服其練而侯又讓不居曰幸奉家大人教指無失爾惟予則何能不佞旣已習連侯言則退而歎曰嗟乎非獨連侯賢也乃其父賢父矣久之獲以燕見古潭先生先生即侯父也先生自是數數顧不佞語其平生則又退而歎曰連先生其古所謂篤行君子耶雖然亦幸矣先生惟不足于用故寄所餘于侯而侯始無不足之才侯惟有餘于用故讐所不足于先生而先生始

有餘于志蓋先生少負穎敏瓌偉不群旣治博士經則從其兄中丞白石公游中丞公以文學名燕趙間亟推轂先生能先生亦沾沾視一第如俛拾顧試有司輒不第先生益發憤修其經業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人而先生子叔季最秀碩率身自課責不少懈曰吾且隱弗獲一試于時然有能崇鄉里之化貽子弟之則以廣賢才焉即吾固結約無奇乃所以用吾餘者庶幾哉有所托而試乎蓋未幾而先生叔子以恩澤

次選入太學季子舉進士今岩邑矣不佞嘗一再過先生見侯希鞞鞠毳上食必偃僂先生時稱說古今侯爲伏首抑聽其要在根極原本而耻爲名高以故侯所贊行多不詭先生焉侯旣治邑之二載先生年六十三矣邑士民旣重侯之治成而又樂侯之有以壽其親則相率而慶曰幸先生有是子乃得以澤吾民幸先生之安且壽乃得以慰籍吾民而俯稱我戴侯之心也不佞旣已徵民情而有以稽往牘則數以比萬

石君萬石君馴行孝謹子孫遵教而郡國化之其子建慶以九卿更進用爲丞相孝謹尤篤然史故言萬石君無文學而慶徒取充位無他大略較先生父子不大逕庭哉侯行以高第入而司王之耳目又晉而爲王之股肱則其學日益舒治行日益大所以用先生之餘而竟其所不足者其功不獨在一邑矣然予聞萬石君以上大夫歸老于家建慶等輒用洗沐入子舍竊問侍者萬石君益無恙先生父子或遂繼其事乎

然先生故趙之廣平人乃石氏亦趙人云

舒司空父母雙壽叙

不佞其少習曲臺禮比再試春官爲壬戌今中陽舒公舉高第冠業禮諸生於時蓋知舒公博雅名能文章矣後十年余始入仕版則聞舒公歷曹郎暨藩臬大吏所至以廉威著稱又數年公之子編修君心矩甫弱冠起進士及第予寓長安中每讀其文未嘗不服其駿雄奇邃益信公文學淵源所自已而公以大中丞節晉少司

徒總淮陽直入江南北歲方旱稜公諸所條畫規措大要減漕以抑糴節惠以經用民汔小康幸無震動凱澤所及予寔以身被之然後益信公之積官累政播敷歷之問者非虛語也今年庚寅春天子念公久勞節鎮而會陪都內外方議治河及諸所修葺廢壞乃拜公南大司空司空公將取便道走桂林歸壽其尊人思溪翁暨母蔣太淑人是時翁與淑人年並七十蓋四被錫命稱中丞而司空公適奉新命其仲



季皆舉鄉薦編修君又適休沐里第一門之中  
圭組蟬聯子孫鼎貴而翁與淑人儻然以遊漠  
然以處斯不稱吉祥之極軌與大宗伯王先生  
業屬文爲賀而又命予修贊者之辭不佞無能  
飾虛說以頌長生則請徵諸天人之際而知翁  
得壽道之全也旣醉之誦曰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言君子有永命之道而天命斯爲景附也至  
洪範論歛福之本則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夫舉富貴壽考人皆歸之於天而箕子獨以爲

錫之自人然則天之所授率因人以陞替而人  
之所錫固亦可以保極而配命歟昔人所謂美  
意延年者正此謂耳予觀思溪翁籍累世名閥  
乃能薄紛華而蹈苦節親終廬墓幾六載迨司  
空公有累命之加而裘馬闇如不異寒儉宗伯  
又爲予言淑人之賢奉大母及所生孀母極孝  
敬司空公編修君雖貴已顯名猶訓飭不少縱  
有班昭執箕孟母斷縷之風夫是則有餘于德  
而不盡用於享天之所命恒在焉是皆翁之壽

也而司空公方且爲國家握樞奮棟樹無前之  
勛編修君方且遍興代起垂不朽之業則翁與  
太淑人亦方且優游耄耋綏無疆之慶夫造物  
者亦若因人心之所嚮推本德善欲引之千萬  
年而勿替矣故予謂太翁夫婦齊德媲美其壽  
固培之天而長年尊顯其福寔錫之人不然何  
基以肇之何感以通之而能堪滋至之資如彼  
隆哉昔者洪範之陳也寔本於司空有平成之  
績舒公今者居其任矣予故欲以歛福之說介

壽於翁而猶以錫福之意終望之於司空公也  
王先生曰可哉乃授簡記其言載拜以奉酌者  
鄭年伯母汪太宜人七十壽序

遑戊午之歲鄭大夫堯卿蓋與予同舉于京兆  
四年而大夫成進士除太常博士已被選爲給  
事中亡何柄臣密有所齟齬授旨大夫大夫不  
可卒中以考功法謫外又數年而大夫弟遜卿  
復與予同舉進士蓋自是予交大夫兄弟間甚  
驩也更三年遜卿令歸安有聲屬且徵入而大

夫亦再起爲比部郎中先是大夫以博士滿歲得並封其父母比再入天子以登極下恩澤詔大夫是時獨母汪在也母以是得再階爲太宜人太宜人以歲乙亥六月四日春秋七十周矣諸及大夫同舉京兆者數人將舉觴觴大夫于邸大夫辭顧念母獨家居不能以時稱膝前壽則又顧予辱交兄弟間宜有言言且當母色喜也乃予則揚解而語曰夫壽者榮顯世之所謂吉祥善事也今太宜人秉婉戀之節身嗣昌

暉白首長世而大夫兄弟方且躡華要徵靈寵舉人間世所不能旦暮遇者太宜人幸兩得之茲胡祝以當母也無已大夫請以職壽往雋不疑當論囚母輒問平反爲飲食笑語崔寔母訓子動引書傳寔卒有惠政爲循吏故天下以二子爲能而歸其賢於母此夫不宴喜而壽不綸錫而華者也大夫業居爽鳩一歲中司隸所具獄幾何四方所傳爰書聽報論幾何下吏武健務在深文民至覆劾司寇日夜望解脫凜凜庶

幾荒歲糧肉矣有如一日遜卿以璽書就徵  
太宜人行與俱東來至大夫府舍畢正臘問大  
夫歲讞獄以平友獲全活者幾何大夫兄弟輒  
從旁對簿所貰貸及縣令時奉職循理事太宜  
人寧無色喜爲一加七箸乎哉然予又聞太宜  
人始相贈公心田翁起家布素獨勤操作工紡  
績持門戶內事甚備贈公得一意教迪諸子故  
大夫伯仲旣以仕顯而叔氏鑛亦以材稅稱美  
太宜人至今教三子蓋唯能薄而官大無功而

家昌是懼也太宜人於母道何愧二氏大夫勛  
業且隆隆日起又非不疑寔所厯厯貽之親者  
比矣斯謂大夫能以職壽願視世所云壽考榮  
顯者不亦復越倍百哉大夫色津津起曰是足  
以當母矣則酌而祝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  
酌而代遜卿祝曰嗟予弟行役夙夜無已于是  
諸年兄弟則更酌而進歌闕宮之八章壽母而  
退

夫式錢恭人七十壽敘

夫尤母錢恭人之生七十有一年矣恭人之始歸於尤也是爲迴溪尤先生之配先生當嘉靖中爲時名臣然其少時家貧困諸生間且十餘年恭人與同辛苦已而先生舉南都第一人擢進士高第解褐居郎署輒有聲而會相嵩意有所寵致先生竟不屑就恭人相與勗勉無濡跡權貴先生嘗爲詩紀其語及先生備兵南粵歿身萬里外黃髮在疚諸孤藐然而恭人內外拮据所以事舅姑撫遺孩者匍伏萬狀大都屈指

七十年中其處憂勞者積十有九而卒以令聞長世老身長子鬼然爲笄幃之秀也是不可爲難事歟蓋恭人子曰鏜鏜之言曰恭人凡再舉子不育則爲先生娶妾程氏實生鏜幼而恭人保抱鞠育忘其爲程之出也鏜孤而恭人與程食貧處寡嫠憂相恤要於成子之善忘其父之旣死也余旣已識鏜言則愼然異之而今鄉里頗傳鏜夫婦事恭人極孝敬每食必舂韞曲跽歲時奉觴上壽中外孫六七人驩然斑舞一堂

恭人時顧爲色喜亦時時謂程可藉此報夫君  
地下以余所聞若此嗟乎難哉難哉夫今世婦  
人特重嫡庶之別往往目眩於同異而意怵於  
愛憎至使以宗祀之絕續而僅取快於一人之  
妬媚毀本塞原甚於虺蜮及其末路窮衰無倚  
上以餒其先靈而下曾不得一絲半菽之奉彼  
其忿恚伎害聚而爲陰陽之罰故其中於人者  
恒慘也予於恭人見其始以逶迤婦順母專一  
於衽席愛好之間而旣至澤流子姓亦使其身

爲優遊難老之身是恭人之所以自爲壽而天  
之陰隲護冒於其間而厚爲人報者亦若影響  
之不移是非吉祥善事而世之所稱最難得者  
歟恭人子婦爲文懿瞿公女瞿公子元立數謂  
余言鏗讀書修行能世其家學而余先大夫往  
官嶺南實與尤先生往來議弭盜事其書今固  
具在先大夫歸而先生遽卒居平數歎尤先生  
魁偉奇傑不盡其用鏗今者亦遂能披發蘊藉  
揚聲帝庭使先生未盡之用得究其業而恭人

不盡之年有餘於享是兩者吾不知鏗終能兼  
得乎否也誠若是則尤氏之美且當焜耀於後  
昆恭人卽累千百歲猶之一日也余何暇言壽  
矣  
余言繆母崔孺人百歲壽敘  
吳俗自五十以始率涉旬而一舉壽諸凡爲之  
子若孫與夫生平之所謂親且故者旣愛樂其  
親年之日進而思一張大其美往往就能言之  
士丐其言以申頌禱而一二能言者苦於禮之

數而文之繁也則取一切屬施虛詞以祝釐造  
譽多不本其人之實而至其敘述婦人女子要  
不過掇取烹茗盛湘和丸斷機之事又其誕者  
動引瑤池瀛海啖桃茹芝以震赫於睹聽其說  
非恢詭不經則微淺不足道要之無當於壽而  
亦安所論於頌禱之義也余生一當繆母崔孺  
人而猥以執筆之役尾鄉閭而進一言爲壽也  
則豈不謂至幸至幸者歟繆母生成化之癸卯  
至於今百歲矣母始爲貢士西庄繆翁之配逾

松石齋集 卷之十一  
五十而發已兩子元吉元亨後先以文學稱已  
又見元亨既舉於鄉而卒女嫁太常陳先生有  
封誥矣餘六十而卒已又及見諸中外孫之抱  
子者若干人而母尚饒樂康健巍然獨存計其  
景光托於天壤無窮間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  
世之事母蓋歲歲閱之而後有此百年之身吁  
亦甚難矣余昔者讀陸士衡百年歌其言百歲  
老人則盈數已登肌肉既單而四肢爲患蓋極  
於呼吸頓蹙反側之難幾以爲有生之苦何樂

於極壽及登堂而拜母母視聽固不衰步履輕  
矯精爽若少壯然後知士衡所云獨以造化之  
有盡者範人之形而不知世有度劫而生邁世  
而存者其百骸四肢雖托於同體而其爲天之  
所獨厚固自有不隨物而俱化者雖然是皆以  
目論也自余束髮至今駸尋望艾矣遠者不暇  
論就予邑中其稱七八十而壽者歲不一二見  
其稱九十而壽者數歲不一見至稱百歲而壽  
者屢屢於母一見耳母誠何以得此哉予聞母



雅尚貞素持門內事甚勤固不異他女子惟至  
於榮枯涼燠之變獨能汰而忘之當仲子旣沒  
家人悲悼阻喪母顧之不甚恤陳恭人事母特  
孝僅一爲視含哭不盡哀人或怪問之母曰是  
不終其天年者方重吾有生之累而吾奚暇爲  
無益之悲也穆然輟泣余友人秦仁季數道此  
語則數歎以爲達生之士猶病其弗如夫今世  
人有所恃屬於子女日夜冀其長盛以自滿於  
酣豢之欲遇其摧折則焦然喑然氣阻而志奪

神搖而精逝若有不能一日復安其生者以余  
所見蓋庸俗傷生而夸者死權此當世所不能  
自解免者多矣况婦人乎乃母獨能安時處順  
樂無所入於其中使形神歲月皆爲吾有而  
於生存亡之變一不足以滑其和是母非特得  
於天者厚而警乎獨全其天蓋庶乎莊生所謂  
有駭形而無損心是壽道之大者雖累千百歲  
可矣奚百歲之足云也於是嚴子子激瞿子元  
吉曰子之論壽得達生之旨矣且也方幸以百

和石齋集 卷之十  
歲爲非常之遇而持是言以進之是豈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幸母以瑤  
池瀛海啖桃茹芝之誕等是說而以爲不足存  
也遂於二三子之授簡不敢辭

吳繕部父母六十壽序  
始吳子崇文之官繕部郎也則以其二尊人來  
眷京邸歲餘而會 今天子將郊見上帝太常  
請預飭壇壝肅祭禮所事下將作推擇郎吏能  
者出董其役繕部君寔應 詔往既竣事命進

郎一秩賚帑金有差是時繕部君宦且三年而  
父恬岩翁母王孺人先後皆成六十矣翁孺人  
時時在邸中輒念歸繕部君事間得被尚書檄  
輸錢入郡國計遂偕翁孺人泝漳河涉青泉觀  
五都列肆復道汧渭歷覽梁衛遺墟已乃稅駕  
於韓原之上而偃息焉先是繕部君介侍御侯  
欽之徵不佞一言爲壽久之未有以應者則復  
屬唐禮部玄卿一再督過期必獲命不佞其何  
辭往不佞嘗讀詩矣北山勤勞賢者重居息

之歡而日憂我父母四牡之行役孝子傷懷歸  
之遲而惟日不遑將其父母夫人臣業已倍親  
而仕則不得復有其親然至其劬勞之感來詔  
之情所惓惓於顧復者猶不忘焉則兩得之難  
也繕部君自起家入官翁孺人未嘗一日不從  
且暮得躬上食娛戲膝下不復貽父母憂而其  
歸又得佩使者符乘輶車逶遲入里門以得將  
其父母爲樂翁孺人可不謂有遭而繕部君可  
不謂兩得而際其盛乎然余聞翁性特纖儉恭

謹乃獨喜施王孺人日佐翁操作翁意所欲捐  
予孺人未嘗不爲從史家世業農至翁始自矯  
奮謂繕部君吾曹沾沾胼胝耒耜間共上良薄  
即孰與藉吾子釋屣褐執經義令宣力帝廷  
而流光其聲也以故繕部君居署中輒能自表  
樹而其幹理視他同舍郎獨號煩委繕部君又  
謂予言家故直潁水上篔簹竹對東望太華其西  
爲商洛漢四皓所釣游處翁時顧繕部自吾老  
樂此嘗不識州郡詎意晚幸兒子貴得扶杖觀

宮闕巨麗都邑繁會也吾故倦游促返吾壟上  
無落吾事耳史賢曰翁蓋庶幾哉古有道之士  
矣夫世之枯槁山澤者大要取遺榮釋慮毋服  
規人間利澤而脂染羶慕之徒類多低回寵祿  
汨汨窮暮不能舍去乃翁孺人由田間一旦教  
其子崛起爲王臣而稍涉人境所謂紛華者洒  
然思去之斯不謂有識乎繕部君方當上天子  
任使即盡瘁鞅掌翁孺人當不以爲憂且幸以  
旣老之身一得周覽於山川國都退而優游於  
衡華繕部君即以日月上功有司邀 天子寵  
靈將奉璽書襲章服遺翁孺人於田間也又何  
所憾於不將父母哉予故謂繕部君獨幸兩得  
之而以賀翁孺人之有遭也如是則又何論壽  
矣繕部屬行適 天子初拜太一泰元神策周  
而復始翁孺人乃以此時得 恩賚夫安知壽  
考福祐不與景貺靈符同錫也如是則又何論  
壽矣



